

晚霞在草原上燃烧

四川少数民族作者短篇小说选



四川民族出版社

69664

四川少数民族作者短篇小说选

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编

2294 / 1

晚霞在草原上燃烧

四川民族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八月·成都

责任编辑 严毓祖
内文插图 朗 加
封面设计 田 野
封面题字 张截政

晚霞在草原上燃烧

*

土登吉美 等著

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 编
四川民族出版社 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 发行
四川省灌县印刷厂 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8.25字数150千字

1987年8月第一版

1987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书号:10140·130

定价1.45元

ISBN7—5409—0017—2/I·7

春色撩人果满园

· 方 赫 ·

人们常常以为，少数民族作者一个个都是天生的诗人。他们出口成章，说话喜爱运用比喻、想象，充满了诗意。的确，我曾到省内少数民族地区深入生活，在跟他们的接触中也颇有同感。但是，当我捧读了《晚霞在草原上燃烧》这本书后，我发现，那种习惯的看法应该改变了。

我为这些作者生活底子的厚实，观察事物的深刻，思想的敏锐和艺术表现技法的日趋成熟而惊异！我认为，他们是一批有写作才能，在文学道路上会有突破的好苗子。

选入这本书的二十二篇短篇小说，包括了我省藏、彝、羌、苗、土家等五个民族的十九位年轻作者的作品。这本书，是他们近年来辛苦耕耘所收获的果实，也是对我省少数民族短篇小说创作成就的一次检阅。

这批短篇小说，集中反映了近年来我省少数民族地区的巨大变化。党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英明决策日趋深入人心，受到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昔日闭塞落后的边远山区，如今也走上了繁荣致富的道路。人民生活改善了，吸引了流落海外的同胞积极回归。人们对恋爱、婚姻、家庭有了新的认识，进而在思想领域里掀起了移风易俗的改革。从这

DK68/22

些篇章里，我们能嗅得出民族地区绿水青山本朴的乡土气息，能感受到广大群众蓬勃向上的朝气，同时，也能清晰地听见他们向现代化迈进的坚实脚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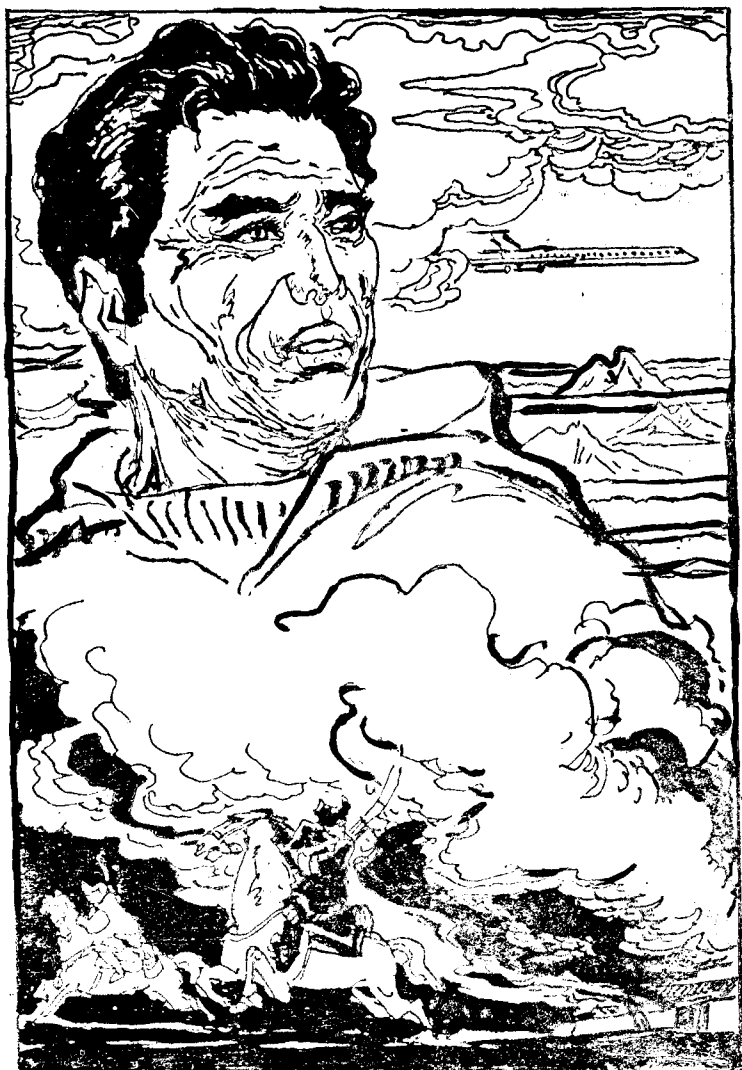
读罢为首的那篇《归国记》（藏族土登吉美），你会为在国外颠沛流离多年的藏胞汪修急于返回故土的心情所深深感动，也会为曾被汪修砍伤的姑娘那爱国一家、不计前嫌的宽容大度而拍手叫好！姑娘说，过去的事，“让它过去吧！欢迎你们一家都回到祖国来。寄人篱下的生活，总不是人过的吧。”生动、贴切而有份量，谁能不为之动容。藏族作者洛桑旺堆的《花活佛》，以轻松诙谐的笔调，描画了一位向往人间幸福的年轻活佛，听他从心底里发出“我是人！我不是活佛！”的呼声时，很难不为他试图冲破神秘观念的罗网而寄予深厚同情。而《大山的呼唤》的作者苍林（藏族）则在塑造人物上表现出了独到的功力。在他笔下，酒鬼罗尔依这个特定人物的言行举止，被刻画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整个作品显示出一种质朴粗犷的美。羌族作者叶星光的《苗老汉外传》笔调活泼，构思新颖。一个节省得近乎吝啬的老汉，在合家老小张罗着为他祝寿的时刻，他却一门心思在考虑拿出自己的积蓄，把门前河上的溜索改架为索桥，为乡亲们做点好事。可就在这时，国家已抢先要在那里修筑水泥大桥了。最后这一神来之笔，使主题一下子得到了升华，这不能说是作者匠心独运的结果。至于土家族作者周辉枝的作品，则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好比是一幅幅羌寨的风情画。坚持小说创作多年的藏族作者意西泽仁已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选入本书的他的两篇小说，都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特别是《嘻！那家帐篷里的人》，更是直接反映了改革之风吹到民

族地区后，带给人民思想生活上的深刻变化的情景：所尔登老阿爸一家增加了收入，阿妈想用这笔钱去拉萨朝圣，答谢菩萨慷慨赐予，儿子却想买收录机，女儿又想买首饰，最后，阿爸满足了儿女的愿望，唯独没有让阿妈去朝圣，但他仍给她买回了一尊精巧的小菩萨。信奉神明，作为一种旧观念，只能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而逐步淡化，眼下绝不会立刻消失。这样写，表现出了分寸感，也符合今天的生活实际。

应该看到，这本书能顺利地编选出来，实在有赖于我省民族地区几个文艺刊物的大力支持。那些直接选自刊物的作品，无疑是经过了编辑的精心修改和仔细润色的。这一批民族作者的迅速成长和取得可喜的成就，是与编辑的耐心发现，辛苦培养分不开的。这里，我们趁便也向安于平凡、兢兢业业地致力于编辑工作的同志们致谢。

我省少数民族的小说创作，现已呈现出蓬蓬勃勃、欣欣向荣的局面。我们深信，随着老作者的不断提高，新作者的继续涌现，具有更高质量水平的短篇小说，必然会接二连三地捧献在广大读者的面前。

1985年9月10日于成都



目 录

归国记.....	(藏族)	土登吉美	(1)
守门人.....	(藏族)	意西泽仁	(17)
六角亭主.....	(苗族)	华高云 (土家族)	喻再华 (34)
路 遇.....	(藏族)	列美平措	(50)
生活的旋律.....	(藏族·女)	森 娜	(61)
今夜来相会.....	(彝族)	阿凉子者	(71)
山里的姑娘.....	(彝族)	拉马广漠	(81)
晚霞在草原上燃烧.....	(藏族)	郎 嘎	(93)
车 祸.....	(藏族)	索朗仁称	(103)
哈哈寨的蜜月.....	(土家族)	周 辉 枝	(117)
子 夜.....	(土家族)	周 辉 枝	(131)
花活佛.....	(藏族)	洛松旺堆	(140)
温暖的秋阳.....	(藏族)	阿 来	(152)
嘻! 那家帐篷里的人.....	(藏族)	意西泽仁	(164)
尼姑娜吉.....	(藏族)	长 青	(180)
大山的呼唤.....	(藏族)	苍 林	(188)
羌老汉外传.....	(羌族)	叶 星 光	(197)
根与花.....	(彝族·女)	阿 蕾	(210)

梨花飘飘.....	(藏族·女) 茨娜姆(221)
没有名字的人.....	(藏族) 扎登(226)
牧羊人曲拉.....	(藏族·女) 格尼措(243)
安电炉.....	(土家族) 周辉枝(251)

归 国 记

藏 族 土登吉美

一架银灰色的“伊尔——18型”客机，从拉萨机场起飞后，在银峰林立的西藏高原上空，向成都方向飞翔。喷气发动机的嗡嗡声，从机翼下连绵不断地向后滚动，在蓝天深处留下一道长长的音带。

干净明亮的机舱里，空气清新，冷暖适宜。旅客们或翻阅画册，或咀嚼口香糖，或从圆窗中鸟瞰身下的银色世界，互相兴趣盎然地谈论着。

只有他，将一头圈曲的齐耳长的黑发向后靠着沙发，双手交叉手指，双眼微微闭拢，好象要昏昏欲睡。他那时而痛苦的痉挛，时而幸福地颤动着的厚嘴唇，却将心灵深处正翻动着的苦和乐，全都溢于表面上来。

是的，他是一个罪人。一个遗弃母亲，背离祖国的罪人。只是在前几天，他从尼泊尔的巴德冈乘车来到拉萨，双脚站在祖国的大地上时，他的心中才忽然产生了这个有罪的感觉的。

在这以前，他把发生在二十多年前那次暴乱中当甲本①

时，抢劫区贸易小组，袭击解放军车队的事，曾经当作很荣耀的战绩，不知多少次在同伴们当中吹嘘过。他把自己比着印度的海达尔·阿里②，觉得只有他才称得上藏民族的英雄。

然而，就在昨天，当他站在布达拉宫的石阶上，眺望着拉萨城里平坦的柏油大街、雄伟高大的新建筑群、来回奔驰的各型汽车，以及神态怡然的来往行人时，他那本来就脆弱的信念开始动摇了，而且胆怯了。啊，他们会枪杀我吗？

他想起了动身的那个夜晚，那晚妻子在为他准备行装，未满周岁的小女儿，在他的怀抱中安然入睡。这时，曾经和他一起在KB团当兵的一位朋友，一头钻进了他那位于巴德冈镇郊的家里。朋友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用青筋暴露的双手，使劲摇动他的双肩，并咆哮起来：“你，吃娘肉的，要发疯了！你，你要到那边去，共产党饶得了你么？你不怕手中曾经染过他们的血？”

朋友的声音很大，似乎要把拥挤不堪的小房顶给掀掉，以至把他怀中的小女儿吓得大哭起来。要是在平时，谁要这么无礼地对他说说话，他的拳头早就搁在对方身上了。但那天，他没有发火。他默默地揩去女儿眼眶边的泪珠，一句话没有说，下意识地伸过手去，按下了收录机的键钮。顿时，小屋充满了北京电台女播音员那悦耳流利的藏语广播声。

即刻，他朋友的怒气，也似乎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冲散了。他呆呆地站在一边。过了好一会儿才摆动一下双手，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叹着气说：“唉！活在世上不象样，脚下哪儿不是地狱？你去吧，汪修，我不阻挡。如果你被他们杀了，你的孩子和老婆，我一定照顾好，只要我不立即死

去。”

听了朋友这句话，汪修不以为然地冷笑了一下。是的，当时他没有恐惧，也没有犹豫。他想，既然共产党要他们回归，如果把他这个愿意接受宣传，敢于回去看看的人杀了，那么，还会有人再愿意回去么？

但是现在，当他坐上飞机以后，却不再那么理直气壮了。这倒不是旁人冷落了他，而是他自觉惭愧。在这一大群轻松愉快，悠然自得的旅伴们面前，他总觉得矮人一截似的。在这地阔天高，偌大一个国土的上空飞行，他觉得自己太渺小，太微不足道了。因此，他感到在国外时，认为他们这些人逃亡在外，足以使在西藏的汉人提心吊胆，足以使共产党在世界面前难堪的想法，只不过是夜郎自大，太不实际了。因而他从自尊自傲变为忏悔惭愧，从忏悔惭愧开始变得胆怯恐惧起来。他想起了朋友在他临行时那晚说的话，不禁战栗了一下。“啊”的长吁了一声，嘴角痛苦地抽搐了起来。

“喂，您怎么啦？”坐在他身旁的那个高个子汉族旅客，拉了拉他。

他睁开惺忪的眼睛，意识到自己在飞机上，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你感到眩晕是不是？我有药。吃一片就会好的。”

他听不懂汉语，但看那个汉人的表情和手中拿的药片，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摆摆手表示不要，又将双手合掌举在鼻子边，表示感谢。

这是他第一次向一个汉人表示感谢。他曾经把汉人作为不共戴天的敌人对待过，发过誓要把汉人从他的家乡赶走。

然而今天，他却与汉人同机并坐，与而且用最高的礼节表示了谢意。是啊，人世间的万物万事都是变化着的呀！然而，这一切会是偶然间发生的么？

飞机钻进了云雾。为了摆脱云雾造成的视线障碍，驾驶员微微提高机头，使飞机向更高的高空上升着。不一会儿，整个机身冲出云层，进入了一个阳光灿烂的世界。上面，碧空苍穹，深邃高远；下面，雾海云涛，迷迷茫茫；远处，偶尔显露出刺破云海的一两座山峰，犹如神话中的仙山琼阁。

旅客们禁不住异口同声地发出“真美啊！”的赞叹声。

然而他，却又疲惫地陷入了昏昏欲睡的状态。是的，他真的疲倦了。昨夜，他一夜没有睡着过。他怕做梦。在异国，他天天晚上做梦。梦中他看到的是：他那白发苍苍的老阿妈被汉人枪杀了，他那当活佛的哥哥被派去支乌拉了，因而常常惊醒过来，弄得几天都精神倦怠，昏昏沉沉的。

有时他也梦到过乡亲们在跳弦子，在唱“叩尤”③。不过那是他小时候的事情。他记得小时候，每当十五月圆的时候，乡亲们总爱在月光下围起圈圈跳弦子。他们最爱跳的是“叩尤”。一手叉腰，一手配合舞步做划桨似的动作，然后随着唱词做布谷鸟飞翔的动作，末了，反剪双臂，弯下腰去，用布谷鸟喝水的动作，喝一口摆在圈子中间地上的细瓷龙碗中的青稞酒。此时，孩子们也跟在大人们的屁股后头，亦步亦趋，模仿着学。

因为他的家乡叫龙巴穷穷，正和歌词中描绘的“铺满金子的龙巴穷穷”同名，虽然“叩尤”是从外地流传来的，但乡亲们总是把它称为家乡的歌，也特别喜欢跳，他也不例

外。在异国的二十多年中，每当他被思乡的感情压抑得难以忍耐的时候，就哼起“叩尤”。有时约上几个同乡人，疯子似的，跳个通宵达旦，以解乡愁。

不过，在国外真正打动心弦的“叩尤”，是他的妻子唱给他听的。

那是他当时的居住国与巴基斯坦再次爆发克什米尔战争的那年。那时，他在KB团当中尉排长。这个所谓的KB团，是由某大国出钱、出枪，以康区外逃人员组成的团建制军队。它名义上是属大喇嘛管辖，实际上是由居住国指挥的。

那是一个深秋的季节，印度洋上吹来的暖风，并没有能够阻挡住喜马拉雅山麓的绿色植物向金红色转化。满山遍野一派赤黄，真是迷人。

然而，他们却没有心思欣赏秋色。

这天，部队突然更换了装备，补充了弹药和给养。晚饭后，一声令下，全团就在漆黑的夜幕中，沿着印度河的上游河谷，向北方向开发。强度急行军后的第二天黄昏，部队才在河岸边的灌木丛中宿营了。这些流落他乡，靠当兵为生，幻想打回老家的人，这时似乎预感到有什么不祥要降临了。他们三三两两地对这次行动窃窃私语起来，又脏又累的脸上露出了惴惴不安的迹象。

有几个胆子大点的，找到了他这个排长的帐篷里，带着怨怪的口吻问他：“亚马汪修中尉，你给说说，我们这是朝那儿去呢？俗话说：瞎子赴宴，当心喝泔水。别是叫我们去打巴基斯坦人的吧？”

他不知道如何回答。打从军营出发的时候，阴郁的想法

也不由自主地从他的心里涌了上来。人总是要凭自己的心思来判断他人的脾气。他没有对部下发火，只是挥挥手，嘿嘿地苦笑了两声。过了一会儿，又突然大骂起来：“吃死尸的，狮子离了雪山，就该遭狗欺么？同乡们，走，找团长去！”说着抓起手枪朝外走去。

在团长的帐篷里，当他刚要把问的话说完，团长还没来得及回答时，一个高大颀伟，身着少校制服的金发白面女郎，便掀开布帘子，从里面走了出来。她扭捏着，用半生不熟的藏语说话：

“哦，中尉先生。要打仗了，你害怕了吗？嗯，你们藏族人的英雄就是你这个样子的吗？哈哈！”说完她讥讽地纵声大笑。

“少校！说话请尊重点。打仗，得看跟什么人打？”他压抑着受辱的火气，回答她。

“跟什么人？跟中国的朋友——巴基斯坦打。你们不是要想打回老家去吗？先就在这儿实践一下，训练训练。”金发白面的女人吐着烟圈，冷冷地说。

“跟巴基斯坦人打仗，不是我们干的事。同乡们都不愿去白送死！”

“住口！”这时，那位康区南部出身的团长，觉得他的话冲撞了这位外国顾问。瞪大眼睛，把脸一歪，训斥起来，

“你一个下级军官，只有服从的义务，有什么权力来谈打不打的事？狗想啃骨头，也会向主子摇两下尾巴，你也未免太放肆了点。还不快给我出去！”

“慢！”金发白面女人嘻笑着走过来，用手在他的肩上拍着，“中尉，听说你过去打仗很勇敢，不愧是藏族人中的

英雄。如果明天，你能向巴基斯坦阵地发起冲锋，我提升你当副团长。打完仗，给你配几个美女，到世界各地逛一逛，怎么样？嗯？满意吧？”

看着这个女人故作姿态的亲昵劲，他感到恶心。不等她再说下去，转身走出了帐篷。

夜，喜马拉雅山脉，印度河源的秋夜是寒冷的。天上地下一片漆黑。夜幕中，只有部队埋锅造饭的星火，如饿狼的眼睛，在一明一天地闪烁。

他们回到自己的帐篷，气得浑身发抖，嘴里粗鲁地咒骂。亚马汪修稍稍冷静点后，取出了军用地图，他发现目前他们的位置是在最前沿。这就是说，明天天一亮，他们就得往枪弹和炮火中冲锋。他环视了一下大家，低声说：“同乡们，说不定明天我们大家就要死在这儿了。难道我们跑出家乡，为的就是做异地荒野里的鬼魂么？格言里说：在荆棘丛生的地方，要择路而行；遇到心狠手毒的恶人要绕道而行。干脆，我们逃吧。逃，也许有一条生路。”

“逃！”大家赞同了他。于是，这十几个渴望着在世界上活下去的人，幽灵似地向崇山峻岭中飘然而去。

然而，他们哪里会想到，那位金发白面的女人，已经对他们起了戒备心。当启明星在东方的夜空中微弱地显露时，在一条峭壁耸立，乱石遍地的枯河沟里，他们遭到了追兵们的两路夹击。相互激烈地对射了十几分钟后，这十几个人已先后倒在了血泊中。这群遗弃同胞姊妹，背离了祖国的康人，就这样把一腔鲜血，一把白骨抛撒在了异国荒僻的山野里。

但是，劫难中，唯有他没有死。只是腿部中了两颗枪

弹。追兵们打扫战场时，由于夜幕的掩护，也没有发现他。但是，由于失血过多，他象一头中了枪弹的野兔一样，昏死在石头缝里了。

当他醒转来时，已近黄昏。他费力地睁开眼睛，发现眼前有一个藏族姑娘。那姑娘一双大而美丽的眼睛，正在注视着自己。他刚睁开眼皮，姑娘便俯下身来，轻轻地问道：“疼吗？”

啊，这声音他是多么熟悉。小时候出天花那阵，阿妈不是这样问他的么？

他忍着剧痛，挣扎着坐了起来，断断续续地问道：“姑娘……，你是……谁？家住哪……哪里？”

“我就是喜马拉雅山里的，叫桑姆错。本来我也是中国人，是叫这条该死的麦克马洪线，给划到这边来的。”姑娘轻声地回答他。

也许是命在顷刻的人乡愁最浓的缘故吧。他听完姑娘的话，没有要求救救他，而是问道：“姑娘，你会唱‘叩尤’么？”

“会的。我们这里不少人会唱，是从中国流传来的。”

“那么求求你，唱一段听听好么？”

姑娘明白了他是从中国外逃来的，便轻轻地唱了起来：

“叩尤呕叩尤，

龙巴穷穷铺满了金子，叩尤。

灿灿的金子多叫人喜爱，叩尤。

叩尤呕叩尤，

天上飞翔地上歇息，叩尤。

苍茫大地上寻觅食物，叩尤。